

小麻是我家养的一只芙蓉鸟,它陪伴我们整整11年,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无限乐趣,前不久它意外地死了,我们全家都很悲痛。

且不可,何况鸟乎。于是我们采取饲料缸里只放小米的方法想逼它就范,诘料它宁死不屈,饿得吱吱叫也不吃小米,弄得我们毫无办法。有一天我吃饭的时候,忽发奇想把一小块面包放在小麻的食缸里,它竟然大口大口地吃起来,吃得津津有味。后来我就索性专用面包喂小麻,面包成了小麻的主食。

芙蓉小麻

朱曾汶

小麻是德国种,桂皮色,在芙蓉鸟中属于上品,但大概是种不纯的缘故,鸣声并不佳妙,而且由于幼鸟时期我把鸟笼挂在花园里一棵桂花树上,而花园里麻雀特多,它在叽叽喳喳声中成长,也学会了麻雀叫,在一长串好听的颤音之后,收尾突然几声粗哑的喳喳,实在煞风景,但已无法挽回。所以我们给它取名小麻,亲切之中含有贬意。我也曾让外孙从网上购得一张极品芙蓉鸟鸣叫碟片,想让它听听自己同胞兄长是怎样叫的,刺激它一下,可它充耳不闻,叽喳如故。足见好习惯是要从小养成的,大了就不行,人如此,鸟也不例外。

小麻的乐感特强。平常时候叫得并不多,但是家中一来客,人多声杂,它就会凑热闹,叫个不停。特别是电视里播送音乐,或者我放音



响,那它叫得更欢,近乎疯狂,把所有人都逗乐了。小麻的进食习惯也十分独特。它不爱吃小米,只吃和小米拌在一起的白苏籽及油菜籽,后来连油菜籽也不吃了,只吃白苏籽。白苏籽比小米贵许多倍且不去说它,人偏食尚

且不可,何况鸟乎。于是我们采取饲料缸里只放小米的方法想逼它就范,诘料它宁死不屈,饿得吱吱叫也不吃小米,弄得我们毫无办法。有一天我吃饭的时候,忽发奇想把一小块面包放在小麻的食缸里,它竟然大口大口地吃起来,吃得津津有味。后来我就索性专用面包喂小麻,面包成了小麻的主食。小麻是雄性,终身鳏居。我们曾经买来一只雌鸟给它配对,替它解寂寞,可它偏偏不喜异性。雌鸟一接近,它就躲开,后来干脆发展到打架,把雌鸟啄得头破血流。我们只好把它们隔离开来,分笼而居,双方隔笼相望,倒也平安无事。不过雌鸟求爱不成,有点萎靡不振,不久就莫名其妙地死了。

小麻乖而有灵气。我每天起身第一件事就是走进玻璃窗封着的阳台把鸟笼门打开,它就会跳到我的手心里轻轻地啄我的手指,像是撒娇,唧唧几声,像是向我问早安,然后振翅绕阳台飞几圈,停在屋顶一块凸出来的石板上梳理羽毛,过一会儿再绕阳台飞几圈,再在石板上栖息歌唱,如是约半小时,才兴尽返回笼中,吃它的面包生菜(八成是生嫩鲜美之故,小麻爱吃生菜胜于青菜,后来生菜也成了它的专用菜),即使笼门开着,它也不再出来。早晨这段时间,是小麻最快乐的时候。

方言就像土特产,是个人都会喜欢的。这就是所谓的根。一个无根的人大约是不喜欢方言的。因为有根的人,心里是有故乡的,那些乡情乡音中的乡音就是方言。

方言

安武林

方言的另一个名词就是:方言。我从小漂泊,很多人不容易辨别出我的乡音。有人说我口音里有陕西味儿,也有人说我的腔调里有山东的口音,但几乎没有一个人说我有北京的味道。我那一口醋溜的普通话,无论如何与北京都不搭界的。但很少有人,你的口音里山西方言重。其实,我很少说方言,一来是怕别人听不懂,二来也说不出口,说方言是需要语言环境的。我是山西人,山西最南部的,是三省交界处,河南、陕西、山西相邻的地方。很奇怪的是,我们那里的方言区别非常大,三五里地,十里八里的距离,便会有非常鲜明的方言产生。小时候只是觉得有趣,好奇,读了大学,尤其是上了中文系以后,才明白方言原本是一门很深的学问。



我有个朋友是作家,他写过一首《方言》的散文诗,诗中:一种胎记,与生俱来,饱满,厚实,只亲近土壤和水。粗布的羽翼,沾着阳光的暖,星星的寂寥。方言,用一方水土包裹,在熟悉的爱里徜徉。浅显,到更浅显,到摇落乡土的一树槐花。这浸着祖先骨血的语汇,风化一千年,剥蚀一万年。而其孤傲的本质,仍如一粒硕壮的谷子。朴素,纯净。

他从很深的角度,对方言做出了诠释。但读他的文字,我想到的却是他引人发笑的方言。我上职业中学的时候,

光,90岁的我坐在藤椅里看着它逍遥自在,内心也像个九龄孩童似的充满快乐。此情此景,真可以用“人鸟交融”四个字来形容。一切快乐都有尽头,一切生命都会终止,小麻的生命又是怎样终止的呢?那天早晨,我照例拄着拐杖走进阳台去开鸟笼门,猛地发现小麻倒挂在栖棒上,头触到笼底,正在抖动双翅无力地挣扎。急忙走近一看,原来小麻长长的趾甲刺进松软的栖棒里拔不出来了,它越挣扎,趾甲尖陷得越深。

当群英和医护人员与几百名伤病员走出几小时后,军部所在位置响起了激烈的枪声。

那是1941年1月5日。1938年,群英在她的家乡福建参加了新四军,经培训后,群英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卫生部门工作。一位年长些的军人和蔼地向她打招呼,问道,“你今年多大了?”“18岁。”群英轻轻回答,腼腆让她紧张,手不知放哪为好。那军人爽朗地笑了,说,18岁来抗日,很勇敢!听到赞扬,群英笑了,心境随之放松。后来才知,那是叶挺军长。

之后的两三年,群英在军首长身旁做医疗工作,熟悉了军部既紧张又和谐的环境,军首长那种平易近人,共享患难的情怀深深驻留在她心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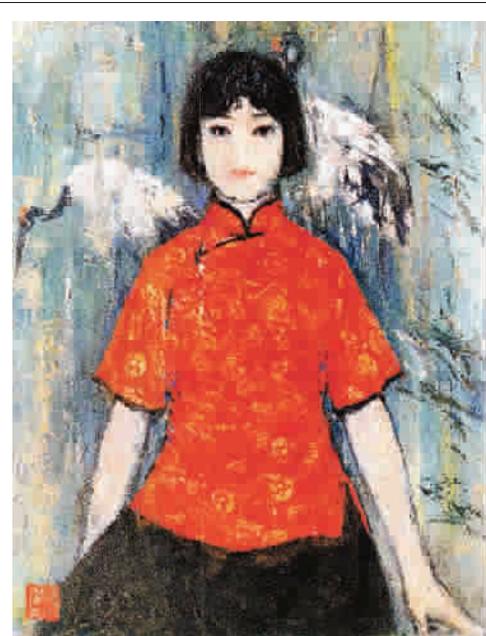
1941年元旦刚过,群英他们将向江北转移。4日,他们卫生部门部分人员和几百名伤病员先行。随同他们的还有军部的侦察员。他们从皖南的泾县云岭出发,向北行进。虽然山路丛林,羊肠小道使他们的行进缓慢,但却没有遇到敌人或险阻,一路还算平静。走出两三个小时后,跟随的侦察员见一路没有敌情,便返回军部报告。大约在离开他们半天的路程时间,军部沿着他们行进的路线出发了。

不同县的人集中在一起,方言就五花八门的。上了大学,更是不得了,不同省的老乡聚会,听人家说话简直像听外语一样。贵州,广东,广西,那些老乡们聚在一起,叽哩咕咚的。我笑,一句听不懂;对方也笑,我们山西人在一起说话,他们也听不懂。

没有老乡的时候,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方言;但只要我一回到村里,马上就是一口流利的方言。甚至离开家乡后几天里,方言还是叽哩咕咚往外冒个不停。有一年夏天的暑假,我回到村里,夜里去小石桥散步,碰到一位大娘。大娘说:“哎呀,你真好,一点也没变啊。”她高兴是我用方言和她交谈,很快,她开始骂村里的一些大学生,才出去没几天,就变“修”了。她说的变“修”是指这些大学生不会说家乡话了。

有时候,作家朋友们在一起参加笔会,有人就想听我说几句方言。我就说:“你吃呀没有!”大家就愣了。紧接着我说:“你吃社(什么意思)哟?”大家更不明白了。我又说:“饿(我)吃地是汽油饭(面条)。”我也不清楚,有些方言的字都没法写,只能说。在我们那里,很多字的音是分不清的,如“四”和“十”,“黄”和“红”,“树”和“水”的音不分。今天,我们那里发的音叫“支个”,明天,我们发的音是“灭刀”。后响,发的音是“后社”。就连书,发出的音也是很特别的:付。

我觉得方言是乡音,更是烙印。它可能让我们遭遇尴尬和痛苦,但也可能让我们感到亲切,温暖。这要看使用的人和使用的环境了。但无论如何,它是无法逃避的,因为它就盘踞在每个人的心里。像血液和心跳一样。



中华儿女 (油画) 方世聪

旅游时候,往往有一种像日本茶道里说的“一生一会”的镜头,让人唏嘘、感慨、喟叹。

人对常见的事物,产生怠倦和麻木。所以才有那故事:一个有权有地位的重要人物的佣人不明白地问:你们为什么怕他敬他?他每天吃饭喝茶睡觉,就像我们一样呀!

是的,不过也只是一个人罢了!但佣人看见日常生活中的他,我们看见的是台上或者电视上或者报章上的形象,不是真实的那个人。

永不重现的相遇

(马来西亚) 朵拉

熟悉让人产生轻视。难怪那做人偶像的焦点人物,永远不让人看见他在家的情况,他的背后故事报章记事皆为生花妙笔制造出来,真假难辨,是非莫明,才如此具有吸引力,成为众人追看的对象。

旅游遇到的,未知,陌生,不熟稔的人与事,充满诱惑,再加上旅途中无所事事而自己肆无忌惮的联想和曼妙的幻想,更加深了浪漫的情调和美感。

旅途中的相遇,永远连着分手,这是一份惆怅,更为惆怅的一点,是旅游时间遇到的人,看到的事,见到的物,永远不会再现。

只有成为生命中的一个段落。不知是因稍纵即逝而美好,或因美好而感觉老是稍纵即逝?再去同一个地方旅行也好,当时的人物不重要,当年的故事也不可能重现。

花谢花还会开,再开的花,却不会是原来的那朵。



我们变成富翁了

胡易直

今天,我们去捡红薯。捡红薯的地方很远。要开一个小时的车到红薯产地 Vardaman。路两边都是密密麻麻的树林,深秋的树叶,红、黄、绿,深深浅浅,像上星期徐京阿姨教我们画的油画。

哇,红薯!我看到红薯了!田里,密密麻麻,初看,像大的鹅卵石,仔细看,全是红薯。秀丽阿姨说,地里看得到红薯,就说明这块地已经收过了,可以捡了。

我们敲了很多家门,想找到主人打个招呼再捡,但主人全不在家。这是美国南方最忙的季节。路边一个黑人告诉我们:没关系,尽管捡。大的红薯机器都收走了。漏下来的,主人不会再要,不捡,就全烂在地里了。

停好车,我们欢呼着冲到田里。哇,地里全是红薯,还很大呢!大家争先恐后捡开了。我极兴奋,还有点紧张,大呼小叫着,捡得极快。我们一共十人,就我和 Amy 两个小孩。Amy 专门找小的有长长根须的“小老鼠”,而我则“大老鼠”、“小老鼠”,一网打尽。不一会,一筐就满了!田里无遮无挡,我满头大汗,将外衣一甩,又开始大干。又满一筐!

不到半小时,大人们叫:“够了!够了!车子装不下了!”我一共捡了五筐,最多!但小丽阿姨说我捡的有量没有质,我一对比,果然,妈妈他们捡的,又大又均匀,而我捡的,许多都是“胡萝卜”!

抬头看看,我们只捡了这块田的一小角,大概千千万分之一吧!怪不得报纸上常说,美国资源太浪费了!我们满载而归!看着屋子一角堆起的红薯山,我大叫:我们变成富翁了!可是,第二天,等我放学回家,我们家的红薯山不见了,只剩下一小纸箱红薯。我问妈妈,妈妈说:“全送人了!”

除了送朋友,除了做成红薯饼带到妈妈上课的班里大家一起品尝,除了带到教会谁喜欢谁拿,妈妈还装了10袋,放在家门口,写上“free”,给路边走过的人分享。

我叹了口气:“我们又变穷了!”“不!”妈妈说:“我们更富有了!因为‘只有给予,你才富有!’”



脱险

王苏凌

会名义,命令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。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,同意皖南新四军北上。1941年1月4日,新四军军部及所属支队九千多人,从地处皖南的云岭向北进发。5日,当部队行进到茂林地区时,突遭国民党的包围和袭击,军部被迫匆忙应战。6日,国民党第32集团军八万多人,向被围困的新四军发起攻击,蒋介石强令“彻底加以肃清”。新四军顽强抵抗,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,弹尽粮绝。叶挺军长在谈判中被扣押,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阵亡,

十日谈

好一个骑兵花木兰!她叫黄辉。战地百合 明刊《抗战骑兵》。



夜光杯